

回首與追尋

「從甲午戰爭到乙未割臺文學特展」 系列講座側記

文——許惠玫 研究典藏組

簡弘毅 展示教育組

攝影——王吉瑞、傅崇益

緣起

今（2015）年正逢甲午戰爭與台灣割讓滿120週年，為紀念此一影響台灣歷史甚鉅的歷史事件，並從中探索台灣文學發展的辯證與省思，本館特舉辦「從甲午戰爭到乙未割臺文學特展」，展出珍貴文獻、史料、詩人唱和作品、論著，與俚語、歌謠等民間文學資料，呈現時代變局下台灣與日本文人的文學表現。展期自2014年12月18日至2015年5月31日。

為搭配本次展覽主題，深化文學與文化省思，特規劃一系列相關主題之講座，透過不同場次的安排，以戰爭史、文獻考究與歷史回顧等面向的觀察，帶領民眾對甲午戰爭、日本統治時期的文學，乃至日治下庶民生活

史背景，有更廣泛而深入的文化認識，進而促使更多人重新認識與追尋120年來，台灣人走過的坎坷來時路。

講座題目如何成為可能？

由於乙未割台為甲午戰爭的遺緒，而一般對於甲午戰爭的認知多侷限於陸戰，對海戰所知不多，因此

此策展過程中出現的史料圖片就顯得重要，其中由吳欲賢繪製的甲午大海戰，更是本展第一展區的重要展品。但甲午大海戰畢竟是一個專業性相當高的主題，如何在展區呈現？如何能讓觀眾在最短時間內可以了解？緣此理由，我們請海軍官校通識中心主任陳清茂教授協助，除了展區的總說明文字撰述外，也敦請他針對甲午海戰詩歌進行介紹。

乙未割台既是甲午戰爭的結果，身為被割讓的台灣，究竟如何被記錄？限於展場空間的不足，有許多珍貴的文獻被迫割愛未展，如何彌補這個區塊？我們想到本展最重要的展品借展者黃哲永先生與黃震南老師父子檔，並被黃震南「活水來冊房」生動的文字紀錄吸引，因此商請黃震南老師針對手邊珍本與收藏，進行精彩的補充。



系列講座以戰爭史、文獻考究與歷史回顧等面向的觀察，帶領民眾對甲午戰爭、日本統治時期的文學，乃至日治下庶民生活史背景，有更廣泛而深入的文化認識。首場由田中實加主講「追尋『灣生』的動人紀錄」，緊接著由陳清茂講述「甲午海戰詩歌——兼論乙未護臺將領」，再由黃震南「抗日史料中的故事」進行壓軸。





左／致力推動「灣生回家」的田中實加。
下／田中實加演講場吸引了超過160位參與者，座無虛席。

一個歷史的存續不會單單只存在「因」，講座策劃到最後應該如何收尾？我們想到了「灣生」，就1894甲午戰爭及1895乙未割台二個歷史事件而言，「灣生」的時間似乎離得太遠，但就像「乙未割台」是「甲午戰爭」的「果」一樣，如果沒有「割台」一事，「灣生」也不會存在，作為本系列講座的最終點，我們希望讓「灣生」成為一個美好的結束。

只是計畫終究趕不上變化，隨著講者日程的安排與調整，我們原先依序規劃的三場講座並不依歷史發展的時間走，反而自成一個順序，冥冥中有其安排。

不只是期待回家的「灣生」

3月21日（六）下午2時到4時，由田中實加「追尋『灣生』的動人紀錄」展開序幕，這場人數超過160人次的演講，盛況空前。原本在講座時間安排中的最後一場，反而以倒敘的方式成為第一場。所謂「灣生」指的是1895到1945年的50年間，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，二戰結束後，多數「灣生」被迫「引揚」（即遣送）回日本，離開台灣的故鄉、情人、親人、朋友。田中實加為了這些一心期

待取得「出生證明」的老人，助他們圓夢，長期往返於台灣、日本各地，一一為他們尋找最初的根。

演講過程中的每位灣生故事，屢屢引來聽眾的啜泣聲，內容飽含滿滿的催淚洋蔥，從田中家的管家竹山健志，到奶奶田中櫻代，以為自己被母親遺棄而到死都無法原諒的片山清子，癡心等待見情人一面的山崎秀子，尋找故家吉野郵便局的清水靜枝，自稱是紀錄片男主角的富永勝等等，每一個故事就是一個生命血淚史，見證著一個大時代的悲劇，田中實加寫書、演講、拍紀錄片，為灣生圓夢，每一個都是在跟有限的時間賽跑，希望能將每位灣生的失望降到最低，也希望不讓自己留下遺憾，正如作者自己的「櫻花蛋糕」也是促使她一



路堅持下去的淒美故事一樣。最後在原住民歌手莫言等人的帶動下，聽眾們和田中實加一起合唱合跳，作為另一種「激情」的結束。整場演講中，最讓人動容的一句話，來自灣生們一個轉一個的「遺書」，信末再三叮嚀著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我們，有多幸運與幸福，希望我們可以替他們好好的，深切的愛這塊土地。

我真切的感受到，這些期待「回家」，期待拿到「出生證明」的灣生，比許許多多的台灣人，更愛台灣。

不只是陸海戰的甲午戰爭

3月28日（六）上午10時到12時，由海軍官校通識中心主任陳清茂教授講述「甲午海戰詩歌——兼論乙未護臺將領」，這場就時間發展看，理應是系列講座的開場，而精彩且專業的內容，絲毫沒有冷場。

陳教授由於本身具有海軍背景，在講述甲午大海戰時，對於北洋海軍的成立、清日雙方軍艦的組成、隊行的排列、相關詩文等等，均有精彩說明，其中清艦組成的「麟次橫陣」由於攻擊火力在船首與船尾，加上船型老舊，因此無法如日艦「單縱陣」般快速移動，而相較於日艦攻擊火力集中在船

側，清主艦桅杆被毀，無法有效指揮海上船艦，是戰敗主因。甲午大海戰的黃海海戰更是關鍵一役。整場戰爭結束，部分清艦被擄，日方取得制海權後控制澎湖，使得清軍無法增援台灣，而被擄清艦甚至成為攻台武力，戰敗已成定局。

如鄭觀應（1842～1922）〈聞大東溝戰事感作〉：「東溝海戰天如墨，砲震煙迷船掀側。致遠鼓楫衝重圍，萬火叢中呼殺賊。」詩中的「致遠」即是清艦中的「致遠艦」，本詩即描寫當時管帶（類似今日艦長職）鄧世昌，由於彈藥用盡，船隻重創，遂下令意圖用衝角撞沉日艦，最後由於被炮彈擊中引起爆炸而未能成功。曹允源（1855～1927）〈紀憤〉：「巨砲吞洪濤，煙焰彌天黑。格林最輕迅，環發利轉側。」提到清艦發射大砲時，黑霧滿天，格林即指「格林砲」，為海戰當時武器。陳教授提到護台將領在文學作品中褒貶不一，建議應以持平的態度面對當時的歷史情景，給予這些將領較為公允的評價，這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。

不只是抗日的抗日史料

4月25日（六）下午2時至4時，由黃震南「抗日史料中的故事」進行壓軸，黃老師發揮幽默嘲諷的本領，提出「從李仙得到連雅堂，從臺灣軍記到民



陳清茂透過精彩的圖片影像資料，詳細介紹甲午海戰的細節。



黃震南慷慨分享他所收藏的史料珍本。

俗臺灣，從武裝抗日、非武裝抗日、平行宇宙抗日到輕抗日、微抗日甚至準抗日」的觀點來閱讀日治時期的各種史料、文本。這些演講內容同時也刊載在其經營的部落格「活水來冊房」。

日本對於台灣的野心，最早要溯源到美船羅發號事件，當時美軍李仙得發表了「番地無主論」，多少影響日後的日本，之後日軍以「牡丹社事件」為契機，先取琉球，並「覬覦」台灣。因此《近世史略》（1875）、《臺灣軍記》（1875）、《明治太平記》（1875）便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記錄當時環境，相較於日人初領台灣時地圖的不夠嚴謹，「培里將軍台灣地圖（1856）」則令人刮目相看。

展品中，1895年《風俗畫報·征清圖會》、《風俗畫報·臺灣征討圖繪》以日軍攻澎、台的「實錄」方式呈現，彩色與黑白圖畫相雜，相當吸引人。而《臺灣地誌及言語集》則是在日軍取得澎湖後，以極短的時間編輯而成，令人見識到日本的效率。至於所謂「平行宇宙抗日」當以1897年洪興全《中東大戰演義》為代表。

日治文人依其與日本的關係，約可分為幾大類，其中抗日的代表當為洪棄生，其《寄鶴齋詩轡》、《臺灣戰紀（瀛海偕亡記）》都是重要史料，洪棄生雖也創作過童蒙教材，但就台灣在地性

而言，尚不如王石鵬《臺灣三字經》。至於日治時期有「北水」（蔣渭水）「南火」之稱的蔡培火，其親筆日記、書信草稿也是值得一提的重要文物，由於日記全部以台語羅馬字書寫，與其畢生推廣白話字的理念相輝映，更是非常珍貴的史料。

緣不滅

前面提到，系列講座的歷史順序，理應是甲午海戰到抗日史料，再到灣生。但實際安排之後的結果，卻勾連出意想不到的後續，黃震南老師提供的《臺灣地誌及言語集》編纂地在澎湖，往前扣住了甲午海戰後的日軍攻澎，也為本展之後的「澎湖文學特展」作了「啟後」的動作。同樣的，黃老師認為應該要努力推廣蔡培火語文研究的成就，正好與本館即將推出的「白話字文學特展」不謀而合。

歷史的發展往往超乎常人預料，「從甲午戰爭到乙未割臺文學特展」分別在去年與今年度過了120週年，我們何其有幸，生長在台灣這塊土地上；也何其有幸，不用像灣生一樣，為了尋覓一紙出生證明兩地往返，為了尋找親友心心念念；更何其有幸，還能有機會親炙這些文獻與史料，但願這樣的展覽與系列講座能為台灣文學與歷史略盡一份心力。☒